

《汉张骞碑》浅议

颜世明¹ 高 健²

(1.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武汉 430072; 2. 新疆大学 图书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张骞第二次出使抵达乌孙赤谷城(纳伦河上游)之后,前往西北八十余里伊塞克湖南岸泰尔斯凯山勒石纪事,碑文涉及首次出使所历所闻,是为已知西域地区最早碑刻。千余年中碑铭经历日晒雨淋,文字严重剥蚀,至清时只可辨识二十余字,即“去(进)鸿钧以(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达(接)火[大夏]……藏……北抵大宛……汉张骞题”。残文虽少然可弥补《史记》《汉书》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记载过于简略之缺憾。

关键词:《汉张骞碑》; 碑文文字; 碑刻真伪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15)06-0076-04

《汉张骞碑》(碑名从和宁《三州辑略》)原碑不知流落何处,亦无拓本流传于世。在清代新疆伊犁地方志书、遣戍伊犁官员日记中屡见记载,当时碑已残破,可辨识仅二十余字。由碑题与立碑地(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可知其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密切相关。李惠兴先生将《西行日记》《西域水道记》《新疆图志》所录碑文校对,认为《西行日记》“记叙最早,最详细、完整”。又根据碑文“北接大宛”四字,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亲历大宛”,从而断定立碑时间在张骞第一次出使之时。碑文有“南”“北”“西(东)”三个地理方位词,又认定碑刻性质是划分大宛与西藏的界碑。^{[1]79-80}其实《西行日记》收录碑文系耳闻之言,较之早七年前成书的《伊江汇览》亦有录文,并且撰者格琿额亲赴立碑地,故其所得碑文更为准确。朱玉麒先生在考述汉唐西域纪功碑时提到《张骞碑》称其真伪难断。^{[2]148}其他学者多以一语带过,并未专文考证。本文拟利用清代新疆史籍将碑文辑校,并结合汉代史书将碑刻真伪、文字简略考释,以厘正前人之讹,补苴史书之缺。

一、立碑地与碑文

乾隆四十一年(1776)伊犁领队大臣格琿额

在《伊江汇览》中提及伊犁惠远城西南四百余里山中存有张骞碑:

惠远城之西南四百余里乱山之巔,茂林丰草,间有古石幢危立焉。披荆棘,履岩巉梯而登之,视其迹,历年久远,石性浸蚀,雕龙湮没,鲜花剥落,仅存二十四字,仿佛可识。其文曰“去鸿钧以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达火藏,北抵大宛。”盖汉张骞题也,笔锋活泼,飞舞可爱,诚古迹耳。^{[3]6}

格琿额“披荆棘”“履岩巉梯”至“乱山之巔”立碑处,观其碑文,因经历风吹雨蚀,文字剥落,尚可辨识二十四字,可识之字“笔锋活泼,飞舞可爱”。不知何因文中仅录二十字,余下四字未言,或隐含在“盖汉张骞题也”结论中。乾隆四十六年(1781)原任黄梅知县曹麟开贬谪乌鲁木齐,在《塞上竹枝词》吟曰“永和贞观碣重重,博望残碑碧藓封”,^{[4]85}张骞爵封博望侯,“博望残碑”当指张骞碑。曹麟开远在千里之遥乌鲁木齐,伊犁西南立有张骞碑之说已东传远波。

乾隆四十八年(1783)原任唐山知县赵钧彤贬戍伊犁,闻知伊犁西南数百里立有张骞碑,“闻惠远城西南数百里高山上有古碑,隶书二十四字,

收稿日期:2015-10-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11ZD09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疆汉文历史文献题解”(10YJA870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疆汉文古籍调查与研究”(14YJC870026)

作者简介:颜世明(1985—),男,山东泰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高健(1968—),男,新疆奎屯人,文学博士,新疆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曰“去青冥而尺五,远华西以八千,南通火藏,北抵大宛。汉张骞题。”^{[5]169}赵氏日记补充《伊江汇览》两则失载信息:(1)碑文字体以隶书撰刻;(2)《伊江汇览》遗漏四字系“汉张骞题”。赵氏所录碑文虽是道听途说,且赵收碑文“去青冥而尺五”“南通火藏”与格录碑文“去鸿钧以七五”“南达火藏”不同。然二人在伊犁生活时间相近,碑文总字数及多数文字相同。《西行日记》所闻碑文落款“汉张骞题”又与《伊江汇览》格氏所语“盖汉张骞题也”相应,否则仅以“去鸿钧以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达火藏,北抵大宛”二十字难断立碑者与时代。《西行日记》碑文落款与隶书字体大抵可信,或与《伊江汇览》史料来源不同而已。

嘉庆十年(1805)乌鲁木齐都统和宁《三州辑略》拟碑名作《汉张骞碑》:“《汉张骞碑》(在伊犁南山,文字剥蚀,余二十字),进鸿钧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接火藏,北抵大宛。”^{[6]239}嘉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12—1819)原任湖南学政徐松遣戍伊犁效力赎罪,其间踏访山川、寻觅古迹,在其名作《西域水道记》亦载录是碑:

淖尔(按:即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南岸山中,有旧碑,松公筠之初师伊犁,遣协领德△访之。其人摹其可辨者数字,曰“进鸿钧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接火藏,北抵大宛”。土人名之曰《张骞碑》,而拓本不可得见。德△今八十余,多遗忘,不能举其地,余三度寻觅,终莫能得。^{[7]288}

张骞碑在今伊塞克湖南岸山中,当地居民称作“张骞碑”。嘉庆七年(1802)松筠初任伊犁将军,派遣协领德某前往山中描摹碑文可识之字。所摹之文“进”“于”“接”与《伊江汇览》“去”“以”“达”不同,失载“汉张骞题”四字,知当时已不可识,其他文字相同。至十七年(1812)徐松遣戍伊犁未见拓本,时德某年八十余岁,忘却具体立碑地,徐松三次寻访不得。伊塞克湖畔存有张骞碑,松筠派属官拓摹之事,道光八年(1828)原任湖州知府方士淦自遣戍地伊犁赦还,在其《东归日记》亦见记其事:“(道光戊子三月十五日)伊犁西南卡伦外、那林河草地,群山围绕,中有大海,海沿有碑,相传汉张骞立。松湘圃相国(筠)遣人摹拓,字在有无间,不可辨识。”^{[8]29}其后方氏又在《伊江杂诗》云“驻师李广利,留碣汉张骞”,并自

注“伊犁西南卡伦外曰那林河草地,有大海,万山围绕,距喀什噶尔千余里……相传海沿有张骞碑一座。”^{[9]496}“那林河”即今纳伦河流域,汉代乌孙都城赤谷城在其上游,其北八十余里则是伊塞克湖。徐氏、方氏明确立碑之地,即伊塞克湖南岸山中。伊塞克湖在中国史书上有“阩池”(汉代)、“热海”(隋唐)、“大清池”(唐代)、“赤斯宽”(元代)、“特穆尔图淖尔”(清代)、“图斯库勒”(清代)等称谓,北靠昆格山,南依泰尔斯凯山。张骞碑立碑地(特穆尔图淖尔南岸山中)(大海)海沿”当指泰尔斯凯山,在伊犁西南七百余里,与前文格琇额、赵钧形所云地理方位相符。

清末新疆布政使王树相编著《新疆图志》又将碑名命作《汉张博望侯残碑》,并摘录上引徐松《西域水道记》、方士淦《东归日记》碑文。其中转引徐文漏“藏”字,又加案语云《东归日记》中“大海即图斯库勒”“碑已无存”。^{[10]77}

要之,《汉张骞碑》(《新疆图志》别作《汉张博望侯残碑》)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南岸泰尔斯凯山,书体隶书,是为已知西域地区最早碑刻。乾隆年间格琇额亲履其地识读二十四字,迨嘉庆年间德某再访可辨二十字,落款“汉张骞题”已不可识。格、德二人躬至其地,所录碑文最为可信,将二书合校,碑文可识二十余字即“去(进)鸿钧以(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达(接)火藏北抵大宛汉张骞题”。

二、碑刻真伪与文字

张骞出使西域凡两次:(1)建元二年(前139)出使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北岸),途中被匈奴截扣,“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后由大宛“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11]3158}即张骞首次出使抵达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大月氏、大夏(今阿姆河流域南岸)四国。(2)元狩四年(前119)出使乌孙(今伊犁河、楚河、纳伦河流域)“以断匈奴右臂”,出使过程则是“拜骞为中将……骞既至乌孙……乌孙发导译送骞还”。^{[11]3168-3169}将传世文献与《汉张骞碑》结合考察,需要讨论两个问题:碑刻真实性与碑文文字。

(一) 碑刻真伪

泰尔斯凯山所立汉文碑刻,《西域水道记》云“土人名之曰‘张骞碑’”,《东归日记》曰“海沿有

碑相传汉张骞立”。即在清人发现石碑之前,当地土著居民已知是碑的存在,并称作“张骞碑”,“张骞碑”之名极有可能是千百年来历代“土人”口耳相传而来。其称谓可与《伊江汇览》漏录隶书落款“汉张骞题”相印证,张骞碑人为伪造的可能性较小。

伊塞克湖畔泰尔斯凯山处于康居与乌孙两国交界处,^{[12]31}张骞首次出使经过康居而未到乌孙,第二次出使至乌孙未经康居。亦即张骞碑既有可能是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途经康居所刻,亦有可能为第二次出使乌孙所立。笔者以为当是张骞第二次出使时立,原因如下。

1. 张骞第一次出使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共抗匈奴,途中遭匈奴扣留十余年,后从匈奴(漠北地区)逃脱之后应欲直奔大月氏,“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即大宛并非目的地,抵大宛或是偶入其地。碑中有“大宛”两字,张骞焉会预知途经国家,可见并非首次出使之时从匈奴至大宛途中所立。

抵达大宛后,大宛即派向导护送其去往康居,张骞碑亦有可能由大宛至康居途中路经伊塞克湖所立。倘若如此立论,其行程路线只能是:由大宛溯纳伦河东北行,而后越吉尔吉斯山至伊塞克湖,再折向西北沿楚河到康居。选取这条路线于情于理有两处不合。其一,张骞在大宛向导导引之下,向西南行可穿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地区(康居属地)直达大月氏^①。上述假设路线则需向东逆时针绕大圈至康居本土锡尔河北岸,再南行到索格底亚那地区。其二,乌孙原服属于匈奴,击败大月氏占据伊犁河、楚河流域后,“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11]3161}即张骞第一次出使之时匈奴尚能控制乌孙。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不得其要领”,原因在于“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迁徙,王不能专制”亦可为证。^{[11]3169}伊塞克湖南距乌孙都城赤谷城八十余里,乌孙又占据楚河流域。若假道乌孙邻地,乌孙受匈奴挟制,张骞难免会有再次扣留之可能。

张骞在大月氏“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11]3159}一般认为返归关中的路线是由大月氏翻越葱岭沿今塔里木盆地南缘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东进,^{[13]42,[14]85}并未路经伊塞克湖。换言之,张骞碑既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途中所立,亦非自大月氏归途所立。

2. 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之前,西汉与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至此出现“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局面,即匈奴失去对河西走廊以西至新疆罗布泊控制。匈奴仍盘踞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与阿尔泰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史籍缺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路线,诸多学者认为当经河西走廊抵罗布泊地区,沿塔里木河越葱岭到乌孙,路线与西域都护陈汤追讨匈奴郅支单于路线大致相同。张骞到乌孙赤谷城后,或前往西北不远之伊塞克湖勒石纪事。

(二) 碑文文字

“去(进)鸿钧以(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十二字,不知意指何如。清人发现石碑之时,文字剥落,“字在有无间”,仅将碑文中“仿佛可识”之字、“可辨者数字”誊录,并未注重碑文断句。十二字中当有缺字,是故不能通晓文意。

“南达(接)火藏北抵大宛”八字,意即某国夹附在大宛与“火藏”之间。大宛在今费尔干纳盆地,大宛之南国家既有葱岭之北休循(在阿赖高原东部)、捐毒(在克孜勒河上游),亦有葱岭之西大月氏。张骞首次出使由大宛南下大月氏,两次出使并未经过休循、捐毒(两国在《史记》中均无载)碑文中所讲某国当指大月氏。根据碑文对仗格式“火藏”当指大月氏以南的国家或地区,其名在中国史籍中不见记载。李惠兴先生认为“火藏”系“大藏”之讹,“大藏就是西藏或西藏地区,‘大’字写得艺术化,就像个‘火’字,所以把‘南通大藏’误写成‘南通火藏’,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西藏在大宛东南一千八百余里,中间阻隔帕米尔高原、昆仑山,与碑文“接”“达”不符。笔者以为“火”字原作“大”,“大”字中间连接处毁坏误识作“火”。“大”与“藏”之间当有漏文,碑文当作“南达(接)大……藏……北抵大宛”。张骞经大月氏南渡阿姆河到大夏,“大”字后可补“夏”字。“汉张骞题”与当地土著居民流传“张骞碑”相合,当是碑文末尾落款。

李惠兴先生复认为张骞碑系界碑,原因在于“碑刻上‘南通火藏(大藏),北接大宛’以及‘远

^①余太山先生认为张骞第一次出使由大宛前往大月氏必然经过索格底亚那地区,不必要途经康居本土锡尔河北岸。康居“羁事匈奴”,若路过康居本土则险象环生。而《史记》则云张骞“身所至”康居,故可推知张骞并未路经康居本土,而是直接取道索格底亚那,且索格底亚那属康居,其说甚是。参阅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西域研究》1993年第1期。

华西以八千’等有关‘南’、‘北’、‘西(东)’三个地理方位词语的铭文,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倘若张骞碑是划分大宛国与其南部某国(或者是李先生所考证的西藏)界碑,立碑地当在大宛南部某地,北是大宛国,南则某国。(1)实际上张骞碑在今伊塞克湖南岸泰尔斯凯山,其地在大宛国东北八百余里,在西藏西北一千五百余里,立碑地与大宛、某国(或者西藏)相对位置不符;(2)或言张骞碑原立在大宛南部,后人将其拖运八百余里至伊塞克湖之南。“张骞碑”之名在伊塞克湖畔流传甚广,似乎乃本地之物。泰尔斯凯山山势险峻,人迹罕至,需“披荆棘,履岩巉梯而登之”可到立碑地,人为搬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退一步讲,大宛东南邻接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与帕米尔高原再南才是西藏。若是界碑,应是界

分大宛与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与西藏何干。

“南达(接)火[大夏]……藏……北抵大宛”讲述大月氏地理位置,当是涉及大月氏诸国内容。依笔者之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乌孙之时,可能追忆首次出使之事,将所经所闻勒石纪事,类似于后世在西域频繁所立之纪功碑。

综上所述,张骞第二次出使抵达乌孙赤谷城(纳伦河上游)之后,前往西北八十余里伊塞克湖南岸泰尔斯凯山勒石纪事,碑文涉及首次出使所历所闻。千余年中碑铭经历日晒雨淋,文字严重剥蚀,至清时只可辨识二十余字“去(进)鸿钧以(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达(接)火[大夏]……藏……北抵大宛……汉张骞题”。《汉张骞碑》残文虽少亦可弥补《史记》《汉书》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记载过于简略之缺憾。



图1 西汉西域诸国形势图

参考文献:

[1]李惠兴.张骞通西域 丝路有题碑[J].中国地方志 2002 (3).
 [2]朱玉麒.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J].文史,2005,(4).
 [3]格琫额.伊江汇览·山川[M]//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4]曹麟开.塞上竹枝词[M]//星汉.清代西域诗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5]赵钧彤.西行日记[M]//吴丰培.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
 [6]和宁.三州辑略[M]//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第六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7]徐松.西域水道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方士淦.东归日记[M]//西征续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9]方士淦.伊江杂诗[M]//蕉轩随录及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王树枏.新疆图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省志辑:第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孟凡人.乌孙的活动地域和赤谷城的方位[J].西北师大学报,1978(1).
 [13]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J].西域研究,1993,(1).
 [14]张志坤.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辨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3).

(责任编辑 陇 右)